



女共产党员

李伯釗

女 共 产 党 员

李 伯 釗 著

赵 友 萍 繪 圖

工 人 出 版 社

1979 年 · 北 京

74.12 / 15

女 共 产 党 员

李伯钊著

赵友萍绘图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 10/16 插页2 字数28000

1950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4版

1979年9月北京第25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07·36 定价0.18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写女共产党员帅孟奇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帅孟奇因为組織上海紗厂女工罢工运动被捕，在敌人严刑摧殘下，她的右腿被打断了，双目被損坏了，她始終坚韧不屈地向敌人作斗争，击败了敌人的各种阴谋。她在獄中还經常向同伴进行教育，鼓舞他們坚持正义，得到了同伴們的敬爱。最后，由党营救出獄，回到革命工作崗位。

再 版 前 言

工人出版社决定再版《女共产党员》这本书，我很高兴。

三十年前，我在这本书里忠实地笔录了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——帅孟奇（帅光）同志在大革命时期同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片段生活。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文化大革命前，这本书一共发行了六十多万册，并译成了几种外文。就是这样一本对革命后辈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书，竟也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打成了“毒草”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广大读者要求再版这本书。工人出版社满足了读者的要求。这说明什么是“香花”，什么是“毒草”，群众是最权威的鉴定人。

李伯钊

一九七九年八月

目 录

约会.....	1
初审.....	5
公安总局.....	8
女监.....	13
水刑.....	22
獄中生活.....	30
騙局.....	32
南京宪兵司令部.....	38
判决.....	42
在押解途中.....	45
终于回到工作岗位.....	47

約 會

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。一個晴朗的上午。

在上海滬東云慶里第四街，三百七十號前樓上，一間陳設同普通居家人差不多的屋子裡，坐了五個人，看樣子像是在聊天，可是每個人的面部表情都很緊張，每個人的眼睛都集中在說話人的身上；靠窗戶坐的人，還不時伸出頭去望一望街堂中來往行人的動靜。五人中有個女同志，年紀大約三十來歲，湖南人，她是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的婦女部長——帥大姐。

她在這裡出席江蘇省委的常委會議，听省委書記德生同志關於全上海市絲廠罷工的指示。她怕漏掉一個字，听錯一句話，精神很集中，近視眼眯得像一條綫一樣。

德生同志說：

“……全上海市的絲廠罷工，必須堅持，不能讓廠方猖獗，欺負失業工人。他們企圖收買車頭阿姐，破壞罷工。我們要用一切辦法，利用種種機會告訴工人，揭破廠方的陰謀詭計。……”

桌上時鐘的長短針指着十二點三刻了。

帥大姐突然記起一件要緊的事——十二點鐘在新開橋

同王大嫂的約會。她馬上站起來，向正在作結論的德生同志告假早退說：

“我馬上有事去！……”

主席了解她一向工作很負責，立即點頭允許她早退，只低聲地告訴她：

“回頭讓張浩同志把結論告訴你。”

上海白色恐怖一天天的嚴重，大家都叫她一路上小心些。

她几乎是冲下楼去的，跑出街去边走边想：“多不好，王大嫂是个新同志，人老实，一定早来了，我第一次同她约会就不遵守时间。”她拚命地朝新開橋跑去。平常，一拐过电車站，就看得見新開橋的灰色栏杆，可是今天电車站早过了，却找不見新開橋在哪兒，她不禁奇怪起来：“难道桥搬家不成？”她停下来，鎮靜了一下，才發現自己肚里餓極了，眼睛發花，眼前許多黑点和一个个的小圈圈。她拐进馬路旁边一家面包店，花了七个銅板买了一个面包，站在馬路边干啃起来。昨天晚上，發生了閘北区委書記被捕的事件。書記的老婆小珠是閘北区妇委，設法营救她老公去了。帅大姐当晚便挑选了王大嫂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絲厂女工，代替小珠的工作。当时帅大姐兼做絲厂罢工委員會主席，正筹备开閘北女工活动分子會議，她怕耽誤了活动分子會議，就采取了这样紧急的措施。她昨晚忙了一整夜，夜飯也沒顧上吃，第二天清早忙着出席省常委会，又誤了早飯。她常說：“餓了飯，可以补，誤了工作，沒有办法补偿。”像这样一

頓兩頓不吃飯，已是常有的事了。

面包快啃光了，她的眼睛也清亮了，新開橋的灰色栏杆清清楚楚的也看見了。她往前走了几步，發現王大嫂背着身子立在橋邊。她高興得幾乎叫了出來，三腳兩步橫竄過馬路去，朝她叫了一聲。王大嫂回頭看了一眼，沒有回答。帥大姐見王大嫂噘着嘴，臉上帶着十分難過的神情，心想：“大概嫌我來遲了，約定十二點，現在快一點了，難怪她不高兴，我要好好和她解釋解釋。”

“王大嫂！王大嫂！……”她滿臉帶笑地走近王大嫂，想拉她的手。可是王大嫂面孔冰冷，一聲不響。帥大姐帶着道歉的口气，更親熱地叫道：“王大嫂！”

這時候，帥大姐的右肩被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。一個身材高大，戴博士帽，穿黑大褂的包打听式的人物一步跨到她面前，朝馬路那邊招一招手，一輛汽車急駛過來，停在橋上。

“請你上車！”

打馬路那邊，跑過來另一個大個子，凶神惡煞地朝着帥大姐吼道：“快一點！”

立刻，來往行人停步了，交通也阻塞了，看熱鬧的愈來愈多。帥大姐心竄靈動，知道這是玩的什麼把戲，她不慌不忙地，操着一口湖南腔，裝做鄉下人的神氣，呆呆地望着和她面對面站着的包打听。

“么子車？你們這是干什么？……”

“媽的！你怕我不認得，你是個共產黨！”那粗魯的家伙

狠狠地朝她左頰打了一巴掌，打得她耳朵里嗡嗡的响，頰上显出三条紅紅的手指印。

“搜！”

十月的天气，早該穿棉衣了，可是帅大姐身上还只穿了一件布夹袄，單褲。搜了半天，身上一无所有，只在衣袋里搜出两把鑰匙。戴博士帽的沒有搜到禁物或鈔票，感到非常不滿。这时候帅大姐眼快手快，一把从包打听手上把鑰匙夺过来，順手丢到桥下河里去了。“拍”的一声，凶家伙又朝帅大姐的右頰上打了一巴掌。接着一連几耳光，打的她眼里冒火星，吐了两口牙齿血。

馬路上交通断絕了，人山人海，把他們重重圍住。

“抓共产党。”

“女的。”

“胡說八道，分明是一个乡下佬……”誰在分辯似地低語着。

“昨兒看抓共产党，今天又抓共产党，真倒霉，共产党真多。抓也抓不完……”

警察驅散看熱鬧的閑人，把帅大姐和王大嫂推上汽車，車便一直向閘北警察分局駛去了。

在路上，帅大姐故意找机会和王大嫂說話：

“王大嫂，你說，这是怎么弄的？把我們載到哪去？……”

“再說，槍斃你！”包打听向她吼了一声。

初 审

汽車笔直駛进閘北分局的大門。帅大姐和王大嫂被帶到一間空屋里。这屋里只有一張長凳孤零零地靠壁放着，帅大姐走过去坐了，王大嫂立在屋中間，那凶家伙在旁边監視着。不大一会，听見一陣脚步声，走进来一个人，矮小身材，滿面烟容，嘴上蓄着一丛黑鬚鬚，好似巡官的身份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陈王氏。我的男人会照像，出远門去了，多年音訊渺无，沒法生活，才到上海来找王大嫂。她是我娘家远房的嫂子，托她找个事情做，哪曉得上海地方大，人生面不熟，連馬路的名字还摸不清楚，刚才走錯了路……”

她把在車上打下的腹稿，順嘴溜着說。巡官显然是不滿意她准备好的一套口供，一双怀疑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她。

“不相信問王大嫂，看是不是真的。”她显得很鎮定，决心要騙过这混蛋。

“我問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对方严厉地問道。

“陈王氏。”帅大姐直起腰来。

“名字！名字！”

“我媽生下我還沒有取過名字。”

戴博士帽的包打听跟巡官丟了一個眼風：

“她不說，那末讓王大嫂說好了！”

帥大姐鼓着眼盯住王大嫂，王大嫂抬頭碰到她的目光，禁不住打了一個寒戰，低頭不語了。

“怎麼？你怕她？”巡官又問。

王大嫂扭動了一下身子，干咳了幾聲，用手不住卷弄衣襟，沒有回答。帥大姐擔心王大嫂擋不過頭陣，經不住人問，便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“我嘛，是十二月初五生，叫王腊梅，剛才一下胡塗了，現在記起來了。……”

“媽的，裝瘋賣傻，你當我不認識你，共產黨的重要人物。”

“你說什麼？我叫王腊梅！腊月初五生，叫王腊梅。”

包打听耳根都紅了，滿面紫脹，酒刺小膿泡一個個突起，順手舉起指頭粗的手杖，嘣嘣嘣地朝帥大姐身上沒頭沒臉的亂敲。直打得她頭髮暈，雙眼青腫，額角鮮血直冒，耳朵嗡嗡亂叫。

帥大姐怕昏倒，緊緊地靠住牆壁，以全力支持住她的身體，心底沖出來一股力量，抵抗了肉體的痛楚。她橫了心，決定抵死不再說話，決不向敵人示弱。她的結論是：敵人是殘酷的畜生，永遠聽不懂人話。

“不說，打死你！”

挨打的人還是沒有回答。

这时，忽然听到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說道：

“認識么？我是馬子青。”

帅大姐听出是个山东人的口音。他是帅大姐正在挨毒打的时候跨进門来的。

“說了算了！”

停一停，挨打的人还是沒有回答。

那人又說：“何必自找苦头吃呢？”

等了很久一陣，听不見回話，那杀人不眨眼的凶家伙又举起手杖朝帅大姐头上身上乱打了。只听見藤杖發出嗡嗡的声音，這一陣更凶狠的毒打，打得帅大姐再也支持不住，摔倒在地上了。大烟鬼巡官是个会做官的人，他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一名重要人物，打死了难办，他也知道这种人，既不怕打，又不怕死，天生的骨头硬，憑他的本事是对付不了的，不如趁早送走。不过，对付不了，也得装装样子，就外强中干地吼道：

“馬上解到总局去！”

命令一下，許多人一窩蜂似的拥着帅大姐，把她架上卡車，王大嫂也陪去。那凶家伙表示很不滿意，临走还恶狠狠地罵了一句：“太便宜她了！”

卡車向公安总局駛去了。

公 安 总 局

姓馬的山东大汉也隨車來了，帥大姐一下車，他用勸人行善的口氣向帥大姐低聲勸說：

“拿定主意，少吃苦頭！”

“有什麼可說。”帥大姐回答的很堅定。

“受不了的！小珠只三塊磚，什麼都說了，你同王大嫂的‘約會’是她報告的。你的骨頭又比她硬多少？人是骨肉做成的，不像鐵打銅鑄的，可以硬碰硬。”

帥大姐不屑于和狗腿子糾纏，干脆置之不理。她想休息一下，靜一靜腦子，讓自己清醒一點，好應付敵人。上午在滬東區開會的情形鑽進她腦子來了，一個個緊張嚴肅的面孔，像卡片一張張地浮過。“會大約開完了，也許會還沒散。”忽然她覺得似乎張浩同志魁梧的身體已經在馬路上四處奔跑，忙着布置工作，忙着營救她，忙着搬家……她的思想像野馬在草原上奔跑一樣，無窮無盡。“他們是絕不會有危險的，因為我什麼也不會告訴敵人，嘴死死地閉緊，像貼了封條一樣，從我口里漏一句半句有利于敵人的話都是犯罪。”

帥大姐被帶到一間寬敞的廳堂里。廳堂正中的桌子上

供着一个“黑包袱”，閃閃發光；兩旁站了十來個身強力壯的警兵，一律黑衣，黑褲，黑帽，帽上一圈白邊。地上擺着刑具。一陣冷風吹過來，她忽然覺到了十月天氣的寒冷，皮膚全起了雞粒，哆嗦得差一點支撐不住。馬大漢把一床髒氈子披在帥大姐身上，說道：

“冷吧！”

她感到這是莫大的侮辱，她恨她瘦弱的身体沒出息，怕冷，氣得全身發顫，把氈子摔在地上。

桌上“黑包袱”動了一下：

“怕……嗎？好好的說，可以……不用刑具的。”

帥大姐仔細看了看“黑包袱”，才發現原來是一個瘦骨棱丁連衣服都架不起的“法官”坐在那里，他面色發霉，三分像人七分似鬼。閃光的是他那黑緞馬褂。

“哼！抓來了就不預備活着出去！”帥大姐心想。同時，自己又像是向自己下命令似地說：“抵抗這般狗東西！黨培養我這多年，考驗我的時候到了。”她再不覺到寒冷，筆直地立着。

“你姓……什麼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叫……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哪……哪裏人？”

問話像鐵錘落在棉花上，沒有回音。法官有點生氣，更加口吃：

“这里是总局……总局……懂么？有王法……王法……”

一連又問了几声：“說……不說？”

帅大姐仍是木头一样立着。誰一脚把她踢翻在地上，几个警兵七手八脚地把她綁在刑具上。

“你准备說吧！”馬大汉怕帅大姐失掉最后机会似的加一句。

帅大姐坚决摆了一摆头。法官一抬手：

“老虎凳！”

两旁衙役把帅大姐挟住。

一塊磚……

兩塊……

三塊……

只听见帅大姐骨头發出吱吱的响声。她脚上只穿了一双單袜，脚后跟被磚头磨破了，鮮血順着磚头流了一大滩，心里火辣辣的像刀在扎，眼前發黑，昏过去了！

等她苏醒过来，發現小珠立在她身旁，拿手巾掩着臉，好像在擦眼泪。她顿时明白她的确是被小珠出卖了。“好个烂污貨，做的好事！”她厭惡小珠，狠狠地朝她唾了一口痰，可惜沒有落到小珠臉上。她只盘算着怎么对付叛徒，心里亮亮的，好像沒有事一样，忘記了她創伤的痛苦。小珠見帅大姐醒来，簡直抬不起头，滿臉羞愧，沒法开口，她知道大姐脾气，准会罵死她；想走出去又不敢，怕特务打；躊躇了好久，被特务逼不过，才大着胆子叫道：

“帅……大……姐！”

“你是谁家的姑娘？我和你人生面不熟，你认错人了吧！你在哪里见过我来？天下同模同样的人多哩！你不要冤枉好人呀，诬害了好人，是不得好报的呀！她故意装糊涂。

“娘个×，滑……头滑脑。”法官吼道。又转脸问小珠：

“小……珠！她是干什么的？”

小珠死死用手巾蒙住脸，不敢看帅大姐。

“你要……不要你男人活……命？”

“你不……说，连你一道枪毙。”

小珠抽抽噎噎地道：

“她是江苏……省妇委……丝厂罢工……委员会的主席……。”

“听……听……见吗？她说什么？审问的人像是获得了全部证据似的。

“枪……毙你！”特务们也张牙舞爪，满意他们的“成功”。

帅大姐咬定自己是陈王氏，任凭怎么问，一句也不改口，把个山东马大汉的脸气成了蜡黄色，跳来跳去，像条疯狗。

法官一抬手：

“加砖！”

三、四、五……砖一块一块地加上去，帅大姐忍住绞痛，时昏时醒。加到第六块，用刑的偷偷告诉法官不能再加了。

“那末，问她说……不说？”